

女人读书，

不仅是为社会，不仅是为家人，更是为了自己。

在所有“红袖添香”的故事里，

女性都是“伴读书”的花瓶一样的装饰。

在这些老套的故事里，女性只要“伴”，并不要“读”。

因为读书会使人“有才”。

而卫道士们说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。

其实，史上“口是心非”的男人们还是喜爱有才情的女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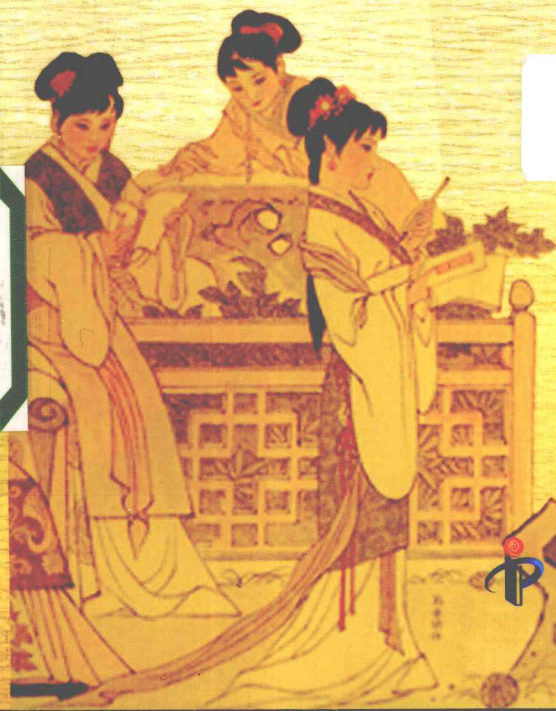
不然，今天的女子又怎么能读到易安的词，淑真的诗。

欣赏到一个个如林黛玉般的咏絮之才，通灵之气。



古今女子阅读

吴冰 赵春艳 著



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文献史话系列丛书



古今女子阅读

吴冰 赵春艳 著

 知识产权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内容提要

《诗》给了我们灵气；《书》给了我们正气；《易》给了我们瑞气；《礼》给了我们风气；《春秋》给了我们义气。

“腹有读书气自华”，华丽如中国的女子，无论大家闺秀，小家碧玉，都曾经在《列女》的召唤下，《女诫》的圭臬中，渴望成为贤妻良母，贞女烈妇。

让女人读书，让女人“知书达礼”，最初也许是男人们的一个“圈套”，然而正是这个“圈套”，让女人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，美若仙姬。

本书共分五章，从古到今，从总到分，讲述与分析了古今女子的阅读历程，为我们，也为这个世界，带来一缕散发着松烟的香气。

责任编辑：许波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古今女子阅读/吴冰，赵春艳著. —北京：知识产权出版社，2012.12

（文献史话；3）

ISBN 978-7-5130-1759-6

I. ①古… II. ①吴…②赵… III. ①女性—阅读需求 IV. ①G2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 294949 号

古今女子阅读

GUJIN NÜZI YUEDU

吴冰 赵春艳 著

出版发行：知识产权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

网址：<http://www.ipph.cn>

发行电话：010-82000860 转 8101/8102

责编电话：010-82000860 转 8380

印刷：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
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版次：2012年12月第1版

字数：268千字

ISBN 978-7-5130-1759-6/G·543(4603)

邮 编：100088

邮 箱：bjb@cnipr.com

传 真：010-82005070/82000893

责编邮箱：xbsun@163.com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

印 张：16.5

印 次：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48.00元

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。

写在前面的话

很少有人能享受到一份因工作所带来的持续而长久的幸福，而我，作为一名图书馆人，我一直在为自己能拥有这样一个持久的“假公济私”的幸福而窃喜。

读书，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所不知道的世界，可以让我们感悟自己所未经历的人生。因为有书，我们才可以让自己的精神空间丰富而灵动；因为有书，我们才可以让自己的不再愚昧而盲从。

培根说过：“读诗使人灵秀，诗史使人聪慧，数学使人周密，科学使人深刻，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，伦理学使人庄重，凡有所学，皆成性格。”在与书为伴的日子里，我们渐渐会懂得人生的意义，懂得为人处世的哲学，懂得用沉着理性的思想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。

作为一名多少有些敏感的女性，作为一名多少有点“职业病”的图书馆人，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女性的阅读。我的女同胞们都在读什么书，她们是在为什么而读书，读书从哪些方面改变了她们，都有哪些人在为她们而写书，还有哪些女性同胞把读书视为一种奢求，凡此种种，一直是我在思索的问题。

毋庸讳言，在曾经漫长的男权时代，女性自由而随性的阅读成为一种努力争取的权力。今天当我们真正拥有这份权力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懂得珍惜。

于是我开始留意古今中外的女性阅读史，在那些泛黄的纸张中，我看到了历朝历代，那些卫道士们对女子们的思想禁锢，为她们的顺从麻木而痛心，甚至为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论调而愤怒；但我也看到了古往今来，卓而不群的扫眉才子们的兰心蕙质，为她们的呵气如兰的字字珠玑而额手称庆，于是我想，让女人读书，让女人“知书达礼”不管是不是男人们的一个“圈套”，但

对于女人，至少是一个曾经甜蜜的“温柔陷阱”。

于是，便萌生一种愿望，写一本书，揭开中华五千年的女性教育，领略她们的才情，感受父权、夫权下的悲哀，记录下她们，也是我们所走过的阅读历程，连同那些或愚弄，或开蒙，或教化，或启迪，或倡导，或呐喊的文字以及我的感慨一起，给现代女性以启迪，作为点亮前行路上的那一盏算不上明亮但却充满温馨的灯。

感谢我们同行，和我有着同样志趣的佳木斯大学图书馆的赵春艳女士，由于与她的倾心与倾力的合作，我才得以实现这个多年的愿望。

关于读书，有许多哲人的名言振聋发聩，鞭辟入里，但我最欣赏的还是孟德斯鸠男爵的那句话：“喜欢读书，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。”喜欢读书并随时有书可读，就是我和我身边的许多女子的幸福。

我也希望，每一个女性同胞都能拥有这份简单而踏实的幸福。

吴冰

2012年孟冬于黑龙江省图书馆



目 录

第一章 女子阅读概说/1

能读书，在今人看来，只要有时间，只要不过于饥寒，大概不会成为什么问题；读什么书，在今人看来，只要有兴趣，只要不过于出格，大概也不是什么问题。然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几千年间的女子来说，读书，读自己想读的书，常常成为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望，每每成为一种需要争取的权力。

第二章 先秦的女子读物/33

先秦那个时代，对于中国有思想的男人们来说，是一个读书的美好时代，然而，对于女人，她们已经逐渐开始不能自主阅读了，她们所有的阅读活动，都为了一个共同的“革命”目标——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“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”的三从模范和有“妇德”、有“妇言”、有“妇容”、有“妇功”的“四有新人”。

第三章 自汉以降的女教读本/79

自汉以降，中国的女教开始变本加厉，不独有刘向等人这样男性成为女教的导师，更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现身说法的女导师来，班昭、宋氏二姐妹、明成祖的皇后，还有王相的老娘，真应了那句歌词：“女人何必为难女人”。

第四章 女教之外的古代女子阅读/153

如果认为古代的女性真的被女教读本驯化成为了温顺的羔羊，那就大

错特错了。因为没有科学的压力，不必跟随如过江之鲫的国考大军去参加公务员考试，古代的女子往往有了男子们所没有的阅读自由，当然，很多情况下，她们要和林妹妹一样，悄悄地进行。

第五章 让我们一同阅读/209

时至今日，没有什么男人能读的书是女人不能读的了，书店里的和图书馆里的女读者总是要比男读者多些，女人在读书中净化自己，也在美化自己，读书，真的能让女人清新脱俗。

写在后面的话

赵春艳

第一章

女子阅读概说

能读书，在今人看来，只要有时间，只要不过于饥寒，大概不会成为什么问题；读什么书，在今人看来，只要有兴趣，只要不过于出格，大概也不是什么问题。然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几千年间的女子来说，读书，读自己想读的书，常常成为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望，每每成为一种需要争取的权力。

鲁定公十四年，也就是公元前496年，由于对鲁国政治的失望56岁的孔子带着几个学生，驾着一辆马车，大体上沿着今天的日东（日照—东明）高速一路向西，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旅程，他的第一站就是那个给他造成唯一一次绯闻的卫国。

在电影《孔子》中那个让美丽的南子在山野的花草间忘情奔跑的春天里，孔子来到了卫国。

但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对孔子这段故事记述得并没有这么浪漫。《史记》中司马迁是这样说的：

孔子遂适卫，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。卫灵公问孔子：“居鲁得禄几何？”对曰：“奉粟六万。”卫人亦致粟六万。居顷之，或谮孔子于卫灵公。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。孔子恐获罪焉，居十月，去卫。

这段话用白话说，就是这样的：

孔子于是去了卫国，寄居在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家。卫灵公问孔子：“你在鲁国的年薪是多少呀？”孔子说：“也就够买六万斗小米的。”于是卫国也按这个标准给孔子开工资。在卫国住了没多久，有人向卫灵公说孔子的坏话。卫灵公派大夫公孙余假频繁出入孔子住所。孔子害怕得罪卫灵公，住了十个月后，离开了卫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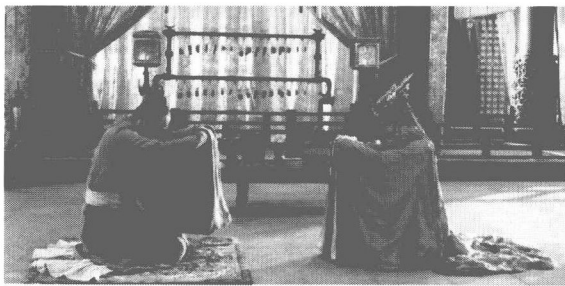
与电影《孔子》不同的是，在孔子作客卫国的十个月间，并没有见过南子一面。《史记》上说孔子见南子是他离开卫国一段时间后再次回到卫国之后的事：

月余，反乎卫，主蘧伯玉家。灵公夫人有南子者，使人谓孔子曰：“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，必见寡小君。寡小君愿见。”孔子辞谢，不得已而见之。夫人在缙帷中。孔子入门，北面稽首。夫人自帷中再拜，环佩玉声璆然。孔子曰：“吾乡为弗见，见之礼答焉。”子路不说。孔子矢之曰：“予所不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居卫月余，灵公与夫人同车，宦者雍渠参乘，出，使孔子为次乘，招摇市过之。孔子曰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于是丑之，



去卫，过曹。是岁，鲁定公卒。

在翻译这段文言之前，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孔子与南子二人行的礼。



电影《孔子》中的“子见南子”

孔子一生追求“克己复礼”，他所复的礼就是周礼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祝》中将见面礼仪谓为“九拜”：“一曰稽首，二曰顿首，三曰空首，

四曰振动，五曰吉拜，六曰凶拜，七曰奇拜，八曰褒拜，九曰肃拜。”其中最尊重、最庄重、最隆重的就是“稽首”了。

行稽首礼时，施礼者屈膝跪地，左手按右手（掌心向内），拱手于地，头也缓缓至于地。头至地须停留一段时间，手在膝前，头在手后。这是九拜中最隆重的拜礼，常为臣子拜见君王时所用。后来，子拜父，拜天拜神，新婚夫妇拜天地父母，拜祖拜庙，拜师，拜墓等，也都用此大礼。

孔子对南子施稽首礼，就是以臣下自居了。因为毕竟拿了人家老公的六万斗小米，折合十多万公斤，按照日前北京大洋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小米平均报价，就是年薪七八十万元人民币，相当于国企高管了。

南子行的是什么礼呢？《史记》上说“夫人自帷中再拜，环佩玉声璆然”。再拜就是褒拜，也叫报拜，是一种对他人施礼的回礼。动作幅度就要小得多了。

解释完了周礼中的拜礼，理解这段文言就不难了：

一个多月后，返回卫都，寄居在卫国大夫蘧伯玉家。卫灵公有个叫南子的夫人，灵公派人对孔子说：“四方来的君子不以为辱想与寡人结为兄弟的，必定会见我的夫人。我的夫人希望见到你。”孔子推辞谢绝，最后不得已而拜见南子。夫人在细葛帷帐之中。孔子进门，面朝北行稽首之礼，夫人从帷帐中行再拜礼，身上的佩玉叮当作响。（出来之后，见在外等候他的子路等得很不耐烦）孔子就说：“我原来是不想见她的，既然见了便以礼相答。”但子路还是

不高兴，于是孔子起誓说：“我如果不是所说的那样，就让上天厌弃我！上天厌弃我！”孔子师徒在卫都居住一个多月，有一天，卫灵公和夫人同乘一辆车，宦官雍渠为车右担任护卫，出宫游览，让孔子乘第二辆车，招摇过市。孔子说：“我还没有看见过爱好德行如同爱好女色的人啊。”于是对卫灵公不再抱有希望，就离开了卫国，经过曹国。这一年（公元前495年），鲁定公死了。

在司马迁的这段记叙里，南子虽然出场了，但却躲在絺帷中没出来，因为絺帷的透明度不好，再加上在地上跪了很久，孔子甚至连南子的容貌都没看清（难怪孔子对子路喊冤），只是从南子身上的佩玉发出的叮当作响的声音，猜想南子起身行再拜礼。

至于孔子到底为什么离开卫国，《东周列国志》上说卫灵公和南子同乘一辆车子出门，孔子乘另一辆车子作陪。走过街市的时候，听到有人唱起歌来：“同车者色耶？从车者德耶？”（同坐车上的人好色吗？跟随车上的人有德吗？）于是，孔子悻悻地丢下一句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”，自炒鱿鱼了。

而《论语·子路》中“子适卫”则多了个花絮：

子适卫，冉有仆。子曰：庶矣哉。冉有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富之。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教之。

用白话说，这段话就是：

孔子来到卫国，冉有给他驾车。孔子高兴地说：“好多的人啊！”他的学生冉有问：“人多该怎么办呢？”孔子说：“让他们富裕起来。”冉有又问：“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教育他们。”



平民教育家——孔子

作为中国历史上很失败的政治家的孔子，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教育家，作为教育家首先要有生源，所以孔子见到卫国人口众多就高兴起来，但只



是人多还不行，还要富裕起来，这样才能交得起“束脩”，也就是充当学费的肉干。

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“有教无类”。在孔子眼里，什么“子”都可以做他的学子，勤奋且贤能的子渊（即颜回）可以，鲁莽且正直的子路可以，聪慧且敏捷的子夏可以，多金且巧辩的子贡可以，愚钝且矮小的子羔可以，就连被孔子大骂为“朽木不可雕”的子我（即宰我）也可以，这么多的“子”都可以，唯独一种“子”不可以，那就是女子。

女子不能成为孔子的学生，有人的解释是因为孔子蔑视女性，最著名的证据就是他所说的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”，也有人说是苑囿于当时就有的社会上普遍的男尊女卑思想，这个证据也很充分，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上就有这样一段关于男女一出生就按不同等级对待的话：

乃生男子，载寝之床，载衣之裳，载弄之璋。

其泣唿唿，朱芾斯皇，室家君王。

乃生女子，载寝之地，载衣之褐，载弄之瓦。

无非无仪，唯酒食是议，无父母诒罹。

这段话的用现代汉语表示就是：

如果你生了个男孩

那就让他睡在床上

穿上那漂亮的衣裳

还给他玩弄华美的圭璋

如果他的哭声高昂洪亮

那将来必定会把门楣光扬

不是继承和发展家业

就是做个高官辅佐君王

如果你生下个女孩

那就让她睡在地上

随便找个被褥把她包裹
丢一个陶制的纺缚给她玩
只希望她将来能够温顺恭敬
专心为夫家操持酒食羹汤
不让父母因地遭受指责而忧伤

这首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“弄璋之喜”的“弄瓦之喜”的出处。诗中说的贵族人家尚且舍不得给女儿一个质量好点的玩具，何况搞平民教育的孔子怎么能招徕到平头百姓家的女儿呢。

从前有首歌是这样唱的：“小嘛小儿郎，背着那书包上学堂，不怕太阳晒，也不怕那风雨狂，只怕先生骂我懒哪，没有学问啰无颜见爹娘，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，没有学问啰无颜见爹娘。”这首歌唱了多少年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这里唱的小儿郎指的就是男孩，没女孩什么事。

历朝历代的勤奋读书故事里的主角，也无一例外的是男孩。如悬梁的孙敬、刺股的苏秦、偷光的匡衡、囊萤的车胤、映雪的孙康等。故事里偶尔出现一两个女孩读书的场景，多半读的也不太专心，如《梁祝》中女扮男装去读书的祝英台，《红楼梦》里和贾宝玉一块偷读《西厢记》的林黛玉。再不就是《聊斋》中“绿衣捧砚催题卷，红袖添香伴读书”的女狐狸精。



埃申巴赫夫人

从上面的故事看来，古代的女子似乎真的缺少读书的机会。而且不仅中国如此，一些所谓开明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。德国作家斯特凡·博尔曼（Stefan Bollman, 1958～）在他的新作《阅读的女人危险》一书中明目张胆地说：男人畏惧读书的女人。”

类似的话奥地利的女作家玛丽·冯·埃布纳—埃申巴赫（Marie von Ebner-Eschenbach, 1830～1916）早在19世纪就说过：“当女人学会阅读以后，世界上就冒出了妇女问题。”



中国的古人似乎没有妇女问题和女权运动这样的概念，他们反对女子读书的道理很简单：

“女子通文识字，而能明大义者，固为贤德，然不可多得；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说，挑动邪心，甚至舞文弄法，做出些丑事，反不如不识字，守拙安分之为愈也。陈眉公云：‘女子无才便是德。’可谓至言。”

发表上面这段“微博”的博主名叫陈继儒（1558～1639）字仲醇，号眉公，明代文学家和书画家，他的“微博”中出现的最令后人非议的就是那句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了，但仔细一读你就会发现，这话并不是陈眉公的原创，只不过是他的转帖加评论而已。

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一“至言”，许多文学作品中的读书女性也被赋予了“挑动邪心”，“做出些丑事”的形象。

《金瓶梅》中的女一号潘金莲，是个知名度很高但形象很负面的人物，却是书中诸多女子中唯一读过书有文化的人，书中描写其“生的标致，会一手琵琶，百家词曲，双陆象棋，无不通晓，又会写字”。这种女子在今天的职场上肯定是个“万人迷”，若是能去进修个EMBA，就更是让各路“冰冰”们无地自容，而那个时代，潘金莲读书派上用场的表现就是给陈经济写了几封情书，其凄苦的命运并未因其读过书而有丝毫改变。西门庆死后，时年三十二岁的她还是让王婆给卖了一百两银子。卖给了磨刀霍霍的武松，下场可想而知。这个《金瓶梅》里唯一读过书的女人，却遭遇了最不堪的下场。

秦汉以来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，那就是为了江山的稳定，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读书人造反，而如何防止读书人造反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就是让他们更多地读书，并坚信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，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死心塌地地为皇权服务。然而，帝王们也忘了一件更重要的事，由于古代的高考没有实现“并轨”，录取率相当低，结果使一些对“高考”彻底绝望的读书人走上了造反的道路，黄巢、洪秀全就是这样造反的。

也许帝王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于是加紧对“读书有用论”的宣传，其中流传最广、知名度最高又影响最大的非宋真宗莫属，其《劝学文》是这样说的：

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
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。
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
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如簇。
男儿欲遂平生志，五经勤向窗前读。

这位颇具广告创意天赋的皇上，用浅白易懂的语词，以百姓普遍关注、追求的衣食住行、物质福利乃至婚姻大事作号召，鼓励天下士子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刻苦读书，努力进取，以谋求自己人生的福利；面包会有的，别墅会有的，奔驰、宝马会有的，窈窕淑女也会有的。读五经宝典，做“四有”新人。这些话，学子爱听，学子的父母也受用，也更多地被民间用来鼓励子弟读书进取。

当然，帝王们这些广告词是说给古代的男子们听的，对于女子，她们对江山的威胁并不大，毕竟能当女皇的武则天，中国的历史上只有一个。

那么，古代的女孩们是否有读书的机会呢？经由孔子修编的《诗经·卫风》中有一首《芄兰》，这首诗或许能透露一些信息。

芄兰之支，童子佩觿。
虽则佩觿，能不我知？
容兮遂兮，垂带悸兮。
芄兰之叶，童子佩鞮。
虽则佩鞮，能不我甲？
容兮遂兮，垂带悸兮。

《芄兰》这首用文言读起来呼气如兰的诗作，要是用今天的白话来翻译，就实在有点俗了：

芄兰树的枝条呀多么茂密，和我一起长大的男孩呀，腰里别上了解绳扣的器具（觿音希，用动物的角或骨做成的解绳扣的工具，佩戴觿标志成年）。就算你戴上那东西，我还能不知道你的底细，看你上蹿下跳的样子，就像你腰间



的带子晃来晃去。

芄兰树的叶子呀多么茂密，和我一起长大的男孩呀，手指上佩戴了拉弓射箭的器具（鞞音射，用骨头或玉石制成的扳指，也是成人的标志），就算你戴上那东西，我还不是一样能够把你耍戏，看你上蹿下跳的样子，就像你腰间的带子晃来晃去。

这首通篇散发着山野气息的卫国民歌，是以一个少女的口吻歌唱出来的，这个少女，不仅天真顽皮，而且简直就是少年版的“野蛮女友”。诗中虽然有“甲”（通狎），但却无一丝的淫荡，难怪圣明如孔子都感慨曰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’。”

然而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，这个无邪的女子，正是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女子，否则也不会如此的不知“礼”。但是她没学上，没书读却是既不能怪罪孔子，也不能怪罪父母的，这是因为一是她先于孔子出生；二是她不是贵族家的女孩。

我们知道，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私立学校，但却不是最早的教师，因为最早的学校是公办学校，也就是官学。

据《周礼》记载，我国最早的学校出现在公元前 2700 年的五帝时代，名为“成均”。《孟子》记：夏、商、周“设为庠、序、学、校以教之，庠者养也，校者教也，序者射也。夏曰校，殷曰庠，周曰序，学则三代共之，皆所以明人伦也”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亦云：“闻三代之道，乡里有教，夏曰校，殷曰庠，周曰序。”校、庠、序分别是夏代、商代、周代的学校。

据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等文献记载，西周官学已有“国学”与“乡学”之分。国学设在王城和诸侯国都，分小学与大学两级；小学在城内宫廷中，大学在南郊；王城的大学称为辟雍，诸侯国的大学称为泮宫。辟雍又分五学：居中者即以辟雍命名，也称太学；南面的曰成均，也称南学；北面的曰上庠，也称北学；东面的曰东序，也称东胶或东学；西面的曰瞽宗，也称西雍或西学。乡学则按地方行政系统，州设序，党设庠，闾里设塾或校。乡学的优秀生可以升入国学。国学教育对象限于王子、公卿大夫、元士之嫡子，以及经过选拔的“国之俊秀”（乡学教育的对象，史无明文）。入学年龄也有规定，但诸书记载

不一致，说8岁入小学、15岁入大学者居多；也有说13岁入小学、20岁入大学，或15岁入小学、18岁入大学的。

辟雍和泮宫是最早的学校校舍，这种校舍原是厅堂式的建筑，四面敞开，没有墙，主要为习射之地，故又名“射宫”。建筑物四周有水泽环绕，故亦称“泽宫”。水泽外面是森林。贵族子弟即在水泽中射鱼射鸟，在森林中驱车围攻野兽。《尚书大传》说：“战斗不可不习，故于搜狩以闲之也。”辟雍中的渔猎活动，是一种实战训练。

周康王时的《麦尊》记：“在辟雍，王乘于舟为大丰，王射大禽。”周穆王时的《静簋》铭：“佳六月初吉，王在蒗京。丁卯，王命静司射学宫，小子众服，众小臣，众毕仆学射。”周恭王时的《师汤父鼎》记：“王在周新宫，在射卢。王乎宰雁锡卢弓、象弭矢戟、彤歃。”上引铭文记周王亲临学宫，率群臣及贵族子弟在辟雍演习射箭，成绩优良者给予奖赏。“大池”、“学宫”、“射卢”皆指辟雍而言。这些彝器制作的时期虽去西周建国已历数世，但铭文反映出大学中仍保持着尚武之风。

这些早期的学校不仅学武，也要学文，传说当时的识字课本有《史籀篇》，数学课本有《周髀算经》。

有学校当然就有教师，青铜器上的文字表明，西周初期的学校，是以习武为主，教师可能是由军官担任，“师”这个词即源于军旅和军官的称号，如王宫小学教师“师氏”即是担任王宫警卫的高级军官。

随着六艺教育的形成和文化课程的加强与水平的提高，教师多改由文官担任。见于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的西周教官如大司乐、大乐正、小乐正、大师、小师、大胥、小胥、籥师、执礼者、典书者等，大都是不同等级的典司礼乐的职官。与这种变化相应，大学也由兵营式的建筑演变为四合院，出现了整齐对称的课堂。所谓辟雍“五学”种种不同的名称，可能就是这些课堂的命名。

西周在科学技术方面，如天文、历法、医药、建筑、冶炼、机械制造等，都有很大的进展，但贵族们奉行的原则是“德成而上，艺成而下”，认为学习这类东西是同贵族的高贵身份不相称的，所以学校中并不重视科技教育。科技的传授是通过另外的渠道，由专门事务官祝、史、医、卜及“百工”，父以传子，世代相继，成为“世业”。学校教育与“世业”并行，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又一